刘云若社会言情小说经眼录

侯福志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刘云若社会言情小说经眼录

侯福志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云若社会言情小说经眼录/侯福志著.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
ISBN 978-7-5476-1026-8

Ⅰ. ①刘… Ⅱ. ①侯… Ⅲ. ①小说研究—中国—民国
Ⅳ.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8599 号

刘云若社会言情小说经眼录
侯福志 著
策划/黄政一 责任编辑/黄涵清 封面设计/张晶灵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邮编：200235
网址：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制版：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装订：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30.75 插页：3 字数：552 千字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300 册

ISBN 978-7-5476-1026-8/I·302
定价：8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62347733-8538

《白河月》封面

《碧海青天》封面

《春风回梦记》封面

《春水红霞》封面

《粉墨箏琶》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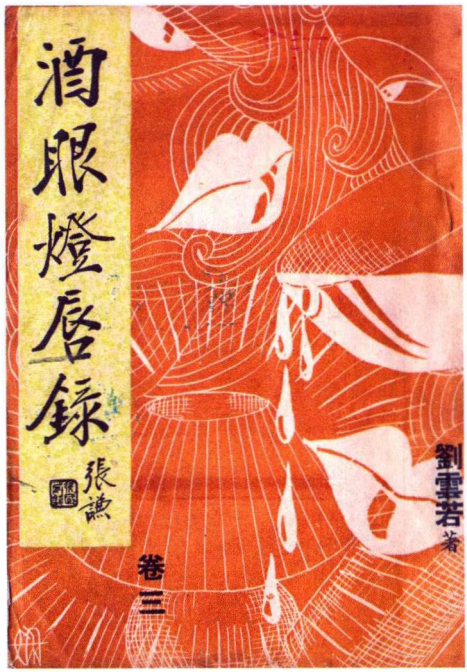
《歌舞江山》封面

《红杏出墙记》封面

《湖海香盟》封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回风舞柳记》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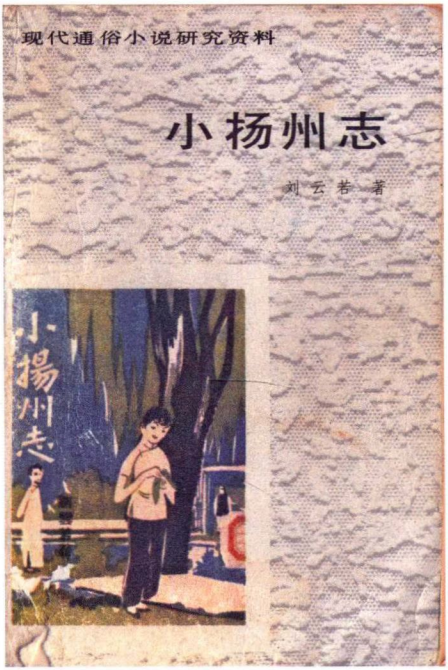


《酒眼灯唇录》封面

《旧巷斜阳》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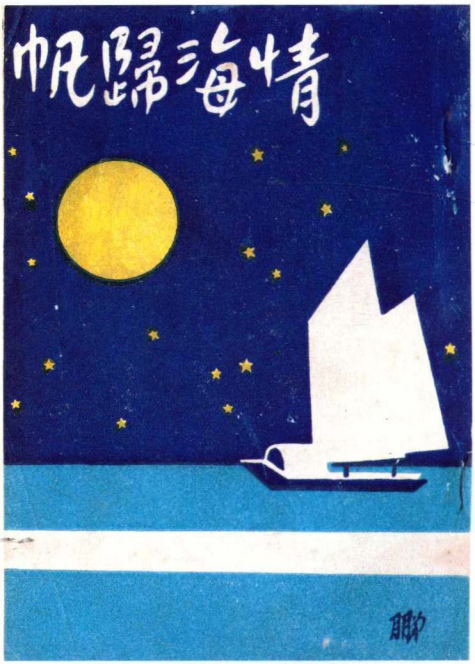
《云霞出海记》封面

《水珮风裳》封面



《小扬州志》封面

《粉黛江湖》封面



《情海归帆》封面

序

近日侯福志先生持所著《刘云若社会言情小说经眼录》问序于余，余不胜惶恐。小说非吾专业，未尝得其三昧，此所以惶恐也。然拜读完毕，又不禁生出钦佩之意，有诸多感言不得不诉诸笔端。

侯先生所学为地质专业，毕业后修习法律，又研习中文，近些年专注于天津文史资料的收藏与研究，并取得颇为傲人的成果：出版了《天津民国的那些书报刊》《大地史书——地质史上的天津》《津沽谈往录》等学术著作，点校整理了《一沤阁诗存》《桑梓纪闻》等地方文献，且每年均有数万字文稿见诸报端。如此勤于治学又成果丰硕，侯先生已蜚声于天津文史界。

与侯福志先生之渊源，可追溯至2009年4月。其时余与元卿一起参加“宫白羽学术研讨会”，邂逅侯先生。会上，侯先生就宫白羽生平与创作作主题发言，会后又出示所藏的《东方时报》副刊——《东方朔》原版样报，供大家观摩。我因对这张刊有宫白羽、刘云若、吴云心等文人资料的报纸感兴趣，在元卿的引见之下，与侯先生相识，也得以拍下《东方朔》照片留念。之后几年，陆续与侯先生在天津历史学会艺术史专业委员会、天津记忆志愿者团队、天津问津书院等举办的诸多学术会议上相遇，相谈甚契，遂以兄事之。去岁十月，天津社科院文学所召开“都市文学与文化研究现状与未来学术研讨会”，侯兄作为“非学院派”研究专家被邀请与会，并作主题发言，题目为《关于刘云若小说版本及创作影响的初步探讨》。会后，我认真研读了侯兄的文章，深感侯兄在刘云若研究方面颇为用心，亦有所斩获。自侯兄发表第一篇有关刘云若的研究文章至今，其研究刘云若的历史已有一十五载。此15年间，侯兄不断四处搜集刘云若小说的各种版本，每有所得，便欣喜异常，不计成本，定要收入囊中。如此痴狂之精神，使侯兄成为收藏刘云若小说版本最多的人。不仅是刘云若小说的单行本，就连民国年间连载刘云若小说的报刊杂志，也成为侯兄的收藏对象。依托其所收藏之刘云若小说单行本，加之民国报刊，侯兄遂展开有关刘云若的系统研究，并将十余年间的研究成果汇编成册，成此《刘云若社会言情小说经眼录》。

综观《刘云若社会言情小说经眼录》一书，于内容方面多有创新。

首先，该书考证了刘云若小说单行本，指出在其流传过程中存在着同书异名、同名异书现象。侯兄依据自身收藏的57种民国单行本，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按时间先后顺序梳理刘云若的创作名录，并以小说内容为基础，对流传下来的刘云若小说单行本加以甄别，指出同书异名、同名异书现象，诸如《旧巷斜阳》又名《恨不相逢未嫁时》《秋风落叶》，《中华画报》所刊《姽婳英雄》与《天津妇女新都会画报》所刊《姽婳英雄》并非同一部小说等。侯兄此举，使刘云若小说的版本及演变情况，第一次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其次，该书为刘云若小说正名，指出以“言情”论刘云若小说有失偏颇。学人一度对刘云若小说有误解，认为其小说多以妓女、戏子、女招待和票友为题材，侧重言情，且格调不高，不具有社会价值。但侯兄通过审慎研读，得出结论：“言情”不过是刘云若小说的外壳，而“社会性”才是其内核。据侯兄所言，刘云若不过是借言情的外壳，兜售他关注底层女性生活、命运的创作主旨与创作理想。

再者，该书对民国报刊集中梳理，为学人研读刘云若提供了便利。侯兄藏有《民国画报汇编(天津卷)》《民国珍稀短刊断刊(天津卷)》《新光》《麒麟》《立言画刊》《一四七画报》《369画报》等千余册民国报刊，并通过翻阅这些民国报刊，勾勒出刘云若的创作情况，对刊登于报刊且无单行本行世的小说作了重点分析。通过他的分析，读者可以系统了解那些未见单行本的小说，包括其故事梗概、情节设置、创作主旨、艺术成就等，弥补了因无单行本而无缘得见的缺憾。

最后，作者的系列文章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数年间，侯兄发表有关小说研究的文章数十篇，多已见诸报端。此次编选入书的学术短文，系侯兄研究成果之精华，包括对刘云若生平、交游、短章随笔、中篇小说等的研究，均为独创。有些成果已为学术界所认可，有些成果系首次披露，诸如对刘云若生平、家世的考证，对《粉墨筝琶》续稿的考证等。就推动学术界有关刘云若的研究而言，侯兄的系列学术短文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因而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侯兄性勤勉，好读书，喜收藏，并表现出非同一般的执着与热情，此其令人钦佩之处。正因为如此，作为侯兄眼中的一名专业研究人员，我真心为侯兄的数十万字成果感到高兴，也乐意为之欢呼！然而，侯兄毕竟不以文史研究为专业，其本职工作更与文史研究相距甚远，因此本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终归瑕不掩瑜，于侯兄而言，达到当前水平已实属不易。私意以为，学院派研究与民间非学院派研究，各具特点和优势。正因为各有优劣势，所以才能互为补充，这一点在当前的天津文史研究领域体现得淋漓尽致。侯兄的《刘云若社会言

情小说经眼录》一书虽稍有不足，但终归是第一部系统梳理刘云若小说的著作，其成果于学院派研究而言，具有引领之功，此已足矣！

是为序。

孙爱霞（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2015 年 8 月

前言

刘云若是公认的北派通俗文学大家，也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作家，一生撰写长篇社会言情小说五十余种，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近年来，学术界有关刘云若的研究不断升温，公开发表的有关刘云若研究的论文有40余篇，专著也有数种，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富，但也存在明显的问题，诸如学术界对刘云若及其作品的资料占有不够全面，导致对其创作和文学史地位的研究不够深入等。当然，这与民国文献极为浩繁有着莫大的关系，而且在流传过程中，某些文献资料散落民间，因此学人对刘云若的资料占有不够全面，也是可以理解的。

近些年，笔者搜罗了诸多民间有关刘云若作品的资料，其中有些尚未进入学人的视野。下面，笔者结合在收藏过程中所找到的资料，就刘云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来提几点自己的认识：

一、刘云若小说的流传情况

刘云若小说的流传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另一个是刘云若小说的单行本著作。刘云若在《〈酒眼灯唇录〉序》中曾言“余向来作品，皆先刊报端，而后归书局出版，从未直接为写作刊行”。由此可知，刘云若的小说都是先在报刊杂志上面世，后来再由书局整理出版。

就报刊杂志的流传途径而言，民国年间，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长春、沈阳、唐山等地的报刊都刊载过刘云若的小说，如北京的《新民报半月刊》《一四七画报》《369画报》刊载过刘云若的《冰弦弹月》《粉墨筝琶》《紫陌红尘》，长春的《麒麟》(月刊)刊登过刘云若的《回风舞柳记》《梨花魅影》等，但刘云若小说的发表重地还是天津的报刊。据笔者统计，1929年至1950年，天津有三四十种报刊连载过刘云若的小说，诸如《庸报》刊登《酒眼灯唇录》，《东方日报·东方朔》刊登《德门寿母》与《赏下来的月饼》(均为短篇小说)，《北洋画报》刊载《换巢鸾凤》，《天津商报》刊载《春水红霞》，《天风报》刊载《春风回梦记》《旧巷斜阳》与《情海归帆》，《新天津画报》刊载《旧巷斜阳》《情海归帆》，《天津商报每日画刊》刊载《海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山盟》,《天津中南报》刊载《绛雪兰云》,《天津商报画刊》刊载《红杏出墙记》,《新都会画报》刊载《小扬州志(续集)》,《国风画报》刊载《湖海婵娟》,《真善美报》刊载《湖海婵娟》,《星期五画报》刊载《故国啼鹃》,《星期六画报》刊载《水珮风裳》,《天津民国日报》刊载《白河月》,《天津民国晚报》刊载《沧海惊鸿》等。

刘云若一生究竟创作了多少种小说?目前尚未有确切的数目。但通过笔者所收藏的资料,加之依据张元卿先生的《刘云若先生小说年表(初稿)》,检索出来的不同名称的小说(不含短篇小说)共计51种,其中30种有单行本存世,另外21种未见单行本。30种单行本小说存在着同书异名(内容相同,但在不同出版社出版时的名称不同)与异书同名(两种内容不同的书名称相同)的情况,合计出现45种书名。

(一)同书异名

《歌舞江山(续集)》又名《艺海春光》,《旧巷斜阳》又名《恨不相逢未嫁时》《秋风落叶》,而《燕子人家》与香港出版的《满地风光》《愁城春梦》(《满地风光》与《愁城春梦》系同一部小说的上下集)内容相同。《姽婳英雄》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再版时取名为《尘世孽缘》,《回风舞柳记》又名《孽海情波》。《云霞出海记》又名《梨花魅影》《梨园世家》。《燕都黛影》与《湖山烟云》系同一种小说的上下集,与《粉黛江湖》内容相同。《好梦难圆》又名《一夜春晓》,亦名《海誓山盟(续集)》。此外,《水珮风裳》与《翠楼杨柳》《逐水桃花》《落花归燕》属于一部书,相当于一部书分成4集,内容是连贯的。

(二)同名异书

1932年8月1日,《中华画报》连载《姽婳英雄》(1933年10月《中华画报》停刊时结束连载),累计连载124次,这部小说的内容是描写一位小学校长举办义务戏演出的故事。而1942年《天津妇女新都会画报》上连载的《姽婳英雄》(从1944年5月起转移到该报在北平的姊妹刊物《新光杂志》上连载,共计连载507次,至1944年12月左右结束),描写的是天津舞女的故事,与《中华画报》所刊《姽婳英雄》完全不是一码事,属于同名异书的典型。

另外,笔者曾见到两种书名均为《落花流水》的小说,一种是1943年5月由天津光明书局出版的《落花流水》(上下册),另一种是由奉天文艺画报社出版的《落花流水》(上下册)。两种小说虽都以《落花流水》为名,但内容却风马牛不相及,是完全不同的两部小说。

30种单行本中,仅有《春风回梦记》《红杏出墙记》《碧海青天》《小扬州志》《恨不相逢未嫁时》《粉墨筝琶》《酒眼灯唇录》《白河月》《旧巷斜阳》《尘世孽缘》等小说在新中国成立后再版过。

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报刊与单行本，都是极为有效地打开声名的途径。报刊对于成就刘云若在民国时期的声名，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刘云若去世后，报刊再也无法刊登其作品，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弘扬刘云若声名的，是单行本小说。近些年，随着学人对刘云若及其文学成果研究的深入，诸如对《小扬州志》《粉墨箏琶》等小说的分析解读，使刘云若的文学史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已然成为与张恨水齐名的通俗小说作家。

但是有关刘云若小说的研究，目前在学术界还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学人所关注的不过是新中国成立后再版过的、有限的几部小说，而对于刘云若的其他单行本以及散见于报刊的小说，并未给予充分的重视。是这些小说成就不高吗？非也。造成这种研究现状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刘云若的这些小说没有再版。具体说来，民国年间的版本毕竟稀少，甚至有很多散落于民间，本就不利于当代学人搜集完全。另外，那些刊登于民国报刊上的小说，有些尚未有单行本行世。这都阻碍了学人对刘云若的认知，也直接影响了对刘云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评价。例如，当时与刘云若一起扬名的天津作家，如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朱贞木等，其小说都曾再版翻印，而且宫白羽的小说还有全集面世，这为作品的普及和学人的研究都提供了便利。与这些作家的作品相比，刘云若小说的普及程度显然没有那么高，也没有那么广泛。虽然也有 10 种小说被再版或翻印，但尚有 20 余种民国年间流行过的单行本未能再版，再加上报载的 21 种未见单行本的小说在内，有将近 40 余种小说未能广泛流传，占刘云若全部作品的 80%。如此之流传状况，直接影响了刘云若作品的普及，也严重制约了学人对刘云若相关资料的占有和对刘云若研究的深入。

二、刘云若创作历程及其影响力

刘云若的小说创作经历了起步期、暴发期、扩散期和转变期这 4 个阶段。

1927 年至 1929 年是刘云若小说创作的起步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其所发表的作品只有短篇小说和随笔散文。1927 年，《东方朔》刊发了刘云若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德门寿母》，这是刘云若开始小说写作的标志。刘云若出道不久，就被吴秋尘称为“卫嘴子”。据吴秋尘（笔名鹿鸣）在 1928 年 1 月 1 日于《东方朔》所刊的《本朔一年之回顾与将来》一文云：“我其初总觉得要拿北京和天津一比较，北京总是要高一着。不然，不然，孰知有大谬不然者！戴愚庵，地道天津人也；刘云若，不含糊之‘卫嘴子’也。其经世文章，固又何如乎！”吴秋尘是民国时期北平平民大学新闻系教授兼著名报人王小隐的得意门生，自身也是有名的报界编辑。王小隐主持天津《东方时报》时，吴秋尘被请到天津，成为王小隐的得力助手，遂

有机会熟悉刘云若。在吴秋尘眼里，刘云若是不含糊的“卫嘴子”。此“卫嘴子”一词，一方面是指刘云若能说会道，另一方面主要是指刘云若的作品出类拔萃，有经世之社会功用。吴秋尘的评价是公允的，刘云若在后来二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也印证了吴的评价。

1930 年至 1937 年，是创作爆发期。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是，天津报刊连载了刘云若的多部传世经典，奠定了他在天津小说史上的核心地位。1928 年 6 月《东方时报》倒闭后，刘云若失去了发表作品的主要平台。其后不久，在王小隐的推荐下，刘云若成为《天津商报》《北洋画报》的编辑。在编辑之余，刘云若又开始了小说创作。1930 年 2 月，由沙大风主办的《天风报》在天津日租界正式创刊，应沙大风邀请，刘云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在《天风报》上连载，引起轰动。此后，刘云若的创作重点由短篇小说转向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的诞生，不仅标志着刘云若创作重点的转变，也奠定了其在天津文坛上的地位。之后的 10 年间，即上世纪 30 年代，刘云若创作了一系列经典长篇小说，如《小扬州志》《红杏出墙记》《春水红霞》《旧巷斜阳》《情海归帆》《换巢鸾凤》等。这些小说先后在天津的报刊发表，在文坛引起震动。“天津人写天津事儿”，是这一时期刘云若小说创作的特点，也是他立足天津、走向全国的重要支点。

1938 年至 1945 年，是创作扩散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刘云若小说发表的阵地已由天津转移到北平及东北等地。“七七事变”之后，天津报刊受到严格控制，原来刊载刘云若小说的报刊纷纷停业。刘云若在《〈旧巷斜阳〉自序》中曾说：“这小说最先刊于本市《银线画报》，只写了半年有余，便遇到当局取缔报纸。我写稿的报社，有四家废刊，也就是四篇小说遭到‘永远续稿未到’的命运。”这对靠笔墨生存的刘云若是莫大的打击，但他的小说创作并未停止，他一方面利用天津仅存的几份报纸如《新天津画报》等，继续发表作品，另一方面开始把目光转向北平、东北等地。自 1939 年起，刘云若的小说陆续在北平的《369 画报》《一四七画报》《立言画报》及长春的《麒麟》上连载。由于北平、长春都是民国时期的重要都市，文化辐射力极强，因此刘云若的小说在这两地的报刊发表，扩大了其知名度与影响力，不仅奠定了他在东北、华北小说圈的重要地位，而且也使他进一步走向全国，蜚声海内外。民国初年，活跃在天津文坛上的通俗小说家几乎都是外地作家，如赵焕亭、潘鬼公、徐春羽、耿小的、李山野等，无一是天津人。刘云若的出现，对于天津地域文学而言是一个福音。正是因为有了刘云若，天津本土的通俗小说创作才能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天津也从此由“走进来”的城市，变成了“走出去”的城市。

1946 年至 1950 年，是转折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刘云若的小说实现了创

作主题的重大转变，即由“风花雪月”的爱情主题转向“抗日锄奸”的社会主题，代表作是《白河月》《粉墨筝琶》《水珮风裳》。例如《白河月》一书，它以1937年7月29日天津沦陷为背景，以7位热血青年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选择的不同人生道路为主线，以洪范一与陶甄、余信芳之间的爱情纠葛为副线，加之对地下工作者刺杀汉奸维持会委员、棉毛会社社长胡庆堂的描写，反映了沦陷区不同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及汉奸残害天津民众的丑恶行径，颂扬了热血青年在沦陷区抗日锄奸的英雄事迹。按照刘云若的《自序》所言，这部小说“以沦陷区的种种经过为经”“以几个热血的青年男女为纬”，是一部天津人抗战的“纪痛的野史”。

刘云若在民国时期影响力的扩大，不仅有赖于各地报刊，各地的出版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天津的出版社在出版发行刘云若小说方面，可谓不遗余力：1931年，天津大陆广告公司出版了《春风回梦记》（上下册），这是刘云若出版的第一部单行本长篇小说；1933年，天津的中华画报社出版了《小扬州志》；1934年，天津工余图书社出版《碧海青天》，1938年由天津金城书局再版；1939年，天津京津出版社出版《情海归帆》。除了这几家出版社，天津文华出版社（法租界三十号路效康里内，发行人陶松麟、鲁传圣）、天津光明书局（法租界，发行人路康生）、天津生流出版社（法租界教堂后五十七号路10号，发行人扬宏）、天津新联合出版社（天津东马路大狮子胡同）、天津流云出版社（法租界三十号路155号）、唯一书店（兴亚三区三十号路155号）、天津正大书局（天津第一区三十号路天德里十二号，发行人陶松麟）、天津五洲书局（东马路邮局对过，发行人武仲维）等7家出版单位也都陆续出版了刘云若的小说。

自1940年起，外地出版商开始关注刘云若的小说，并对其结集出版。最早关注刘云若的出版社，是上海广艺书局，出版的刘云若小说是《同命鸳鸯》。上海广艺书局是沪上的老牌出版社，成立于1900年，坐落在山东中路A128弄208室，以出版通俗小说为主，当时的发行人是张瑛。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广艺书局出版的刘云若小说多达10余种，均为1947年以后出版，包括《一夜春晓》（1947年）、《春水红霞》（1948年）、《水珮风裳》（1948年）、《翠楼杨柳》（1949年）、《艺海春光》（1949年）、《歌舞江山》（1949年）、《逐水桃花》（1949年）、《落花归燕》（1949年）、《返照楼台（续集）》（1949年）等。上海励力出版社也是出版刘云若小说最多的一家出版社。该出版社是天津励力出版社的分社。笔者据《春水红霞》版权页得知，天津励力出版社坐落在法租界三十号路（今哈尔滨道）效康里22号，经理为刘汇臣。1941年，刘汇臣又在上海市山东路209号设立分社，亦取名励力出版社。随着上海励力出版社的成立，刘云若的小说也陆续成为活跃在津

沪两地的出版社的主打产品，其中包括《换巢鸾凤》(1941 年)、《红杏出墙记》(1941 年)、《碧海青天》(1941 年)、《春风回梦记》(1943 年)、《云霞出海记》(1943 年)、《海誓山盟》(1943 年)、《春水红霞》(1946 年)、《回风舞柳记》(1946 年)等。除了上海广艺书局、上海励力出版社，出版过刘云若小说的上海出版社或书局还有正气书局(1946 年由励力出版社更名)、协合书局(上海北京西路八二六号)、平津书店(上海汉口路同安大楼 1101 号)、六合书局(上海六合路一六五号)、正新出版社、国泰书局、育才书局等。

北平出版过刘云若小说的出版社有：一四七画报社，出版了《粉墨筝琶》；北平二友书社，出版了《海誓山盟》；北平文兴书局，出版了《旧巷斜阳》。奉天(即沈阳)出版过刘云若小说的出版社有：奉天艺光书店，出版了《红杏出墙记》；奉天章福记书局，出版了《旧巷斜阳》《燕子人家》等。长春的“满洲”杂志社出版了《梨花魅影》。另外，笔者还收藏有香港大文书局出版的《冰弦弹月记》，以及由香港出版但无版权信息和出版日期的《满地风光》《愁城春梦》等作品。

由以上出版社出版刘云若小说的情况可知，刘云若的影响力是以天津为中心，向南北辐射的，南到上海、香港，北到奉天、长春。足见刘云若在民国年间，已是一名驰名海内的通俗小说大家了。

三、刘云若小说之误读

1955 年到 1956 年，上海市的“文化界社会主义改造”，对所谓的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图画以及私营摊铺进行了清理。在这次清理运动中，刘云若小说难逃厄运，其中，被宣布没收的小说有 5 部。有“政治问题”的有 3 部：广艺书局 1948 年出版的《水珮风裳》《翠楼杨柳》《逐水桃花》《落花归燕》系列作品，因“称国民党特务为爱国志士”，被认定为“颂扬国民党”；正新出版社 1947 年出版的《白河月》，被扣上“宣扬日伪时期国民党的抗日功绩”的帽子；一四七画报社出版的《粉墨筝琶》，“有宣扬国民党的抗日及特务活动之嫌”。被打成淫秽作品的有 2 部：其一是广艺书局 1947 年出版的《春水红霞》，罪名是“渲染通奸”；其二是天津中华画报社 1947 出版的《小扬州志》，主要问题是“写妓女私娼生活，文字淫秽下流”。此外，刘云若的其他小说在各地也频遭厄运。如笔者在阅读《梨园世家》这部小说时，无意中在内页里发现了一张上世纪 50 年代的《江苏省处理反动黄色书刊审查表》。这张审查表中的“内容提要”是这样写的：“描写玩弄女伶、诈骗发财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有投机失败、发疯残杀等情节。”当时采取的处理方式是回收调换。

客观地说，这几部所谓具有政治问题的小说，无论是在语言表达上，还是在

故事情节的设计描写上，亦或是在人物塑造上，都没有明确的“颂扬国民党”的倾向。如刘云若的代表作《粉墨筝琶》，原载于北平的《一四七画报》，1946年12月结集出版。该书以地下工作者梁泽生、程翥青在公馆大院里策划刺杀汪伪政权副主席蔡文仲为主线，以主人公程翥青与陆凤云、林大巧的爱情纠葛为副线，用简洁生动而又风趣的笔墨，描绘了一幅天津人民抗日锄奸斗争的历史画卷。这部以天津为背景的小说，通篇都没有提到国民党或共产党，但对从事抗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都给予了肯定和赞许。这也许是刘云若的高明之处。在那个特殊时代，刘云若没有加入任何政治组织，也没有站在任何政治组织的立场上；作为一介文人，他只是为了糊口，才把自己关进屋子里，专心写作。正因为如此，刘云若的作品一度被他的同学杨莲因讥讽为“风花雪月”之类的无聊作品。刘云若在《〈白河月〉自序》中曾经坦言，自己的作品缺少社会责任感。据刘云若所言，“九一八”事变后，杨莲因曾对刘云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忍心写《春水红霞》那种东西吗？”然而刘云若为生活所迫，仍然写了很多“无裨时艰”的作品。1943年，刘云若在《紫陌红尘·启事》中说：“云若执笔为文，倏经十载。比及近岁，感慨弥多。一则因生活所迫，遂致贪多，而忘爱好。虽蒙读者备极誉扬，而文章得失，寸心所知，每一思维，辄不胜惶愧……深愧喁喁儿女，无裨时艰，思于笔墨之中，稍尽国民责任……区区之意，幸垂察焉！”他每当想起杨莲因的话，“好像每个字都在刺我的心！所以最后几部作品都是半途而废，近二年完全与写作无缘”。因为有了杨莲因的影响，在痛定思痛之后，刘云若决心抒发“几年蕴蓄的抱负”，改变从侧面讽刺的做法，“作积极的引导，纠正社会，推动青年”。在这个背景下，以反映沦陷区热血青年抗日经历为内容的“纪痛的野史”——《白河月》《粉墨筝琶》等作品，在刘云若笔下诞生了。这些作品反映的思想倾向与“颂扬国民党”，显然风马牛不相及。所以，评价刘云若的作品，要结合时代背景和具体内容去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

至于《春水红霞》《小扬州志》的“罪名”，现在看来更是一叶障目。刘云若所塑造的妓女、“混混儿”等众多人物形象，都离不开特定的场合（如烟馆、妓院、大杂院）描写，而这些描写恰恰是那个时代大都市下层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通过刘云若行云流水般的描绘，我们读到的只有作者对妓女悲惨遭遇的同情，对老鸨、“混混儿”、流氓等的讽刺和鞭笞。对妓院生活的描写，对故事情节的构思，都是为了塑造不同的人物性格，而且也仅仅是点到为止，不存在赤裸裸的床戏描写，没有“渲染通奸”，更没有所谓的淫秽下流的文字。正如吴云心所评价的那样：“刘一生短暂，写作颇多，文笔华丽，亦富感情。或指为娼门小说，其实对社会百态观察深刻，褒贬分明，或褒或贬，不余遗力，有强烈的正义感。”其实，被扣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